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浪 / (英) 伍尔夫 (Woolf, V.) 著; 曹元勇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6
(译文经典)
书名原文: The Waves
ISBN 978 - 7 - 5327 - 5745 - 9

I. ①海… II. ①伍…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2467 号

Virginia Woolf
The Waves

海浪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曹元勇 译
责任编辑 / 黄昱宁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插页 5 字数 180,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5745 - 9/I · 3395
定价: 2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39 - 2925659

全都变得明亮、复杂起来。升起的太阳垂直地俯瞰着波涛起伏的海面，阳光像尖锐的楔子射进了房间，六个人物的个性意识也终于成形并显露出来；他们聚在一起为他们共同的朋友珀西瓦尔就要前往印度饯行，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其实就是一场成人仪式。太阳升至中天后，阳光下的景物没有秘密，全都被清清楚楚、细致入微地暴露出来；与此相应，成熟起来的六个人物开始听到死亡的信息——他们共同的朋友珀西瓦尔在印度死了，世界和生命开始笼罩上了阴影。接着，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射下来，浪潮在海岸上留下片片积水，搁浅的鱼儿在那里扑打着尾巴，六个人物刚刚步入中年，他们尝试着越出自我，寻求爱情。太阳落得越来越低之后，花园里的花朵开始凋谢，六个人物开始意识到时间无可挽回的流逝，意识到生命的局限。太阳沉落时，如同坚硬岩石般的白昼碎裂了，收割后的庄稼只剩下一片片残茬，海岸上的阴影开始蔓延开来，日近黄昏，历尽沧桑的六个人物又一次聚在一起，充满绝望和幻灭感地回忆他们的人生历程。太阳完全沉落之后，黑暗的潮水淹没一切，唯一还活着的人物伯纳德面对即将走完的生命历程，开始总结他和他的朋友的一生。随后，能够听到的只剩下——“海浪拍岸声声碎”。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总结。这种潮生潮灭的海浪形象构成了人的生命、意识、感觉的永恒象征。

在《海浪》的正文部分，六个人物的独白就像一个乐章的六个声部，轮番交替地呈现出来，它们有时候互相独立，有时候又存在一些对位关系。这六个人物按照太阳的运行，海浪的起落，以程式化的独白语言描述着他们从幼年到老年的人生体验。六个声部所呈现出来的不是具体的、实在的个人化声音，而是被提炼到了很纯粹、很抽象的层次上，远离了原质生活的

静默的声音。不仅如此，六个声部之间还基本上没有相互对话。并且，在同一个章节中，六个声部的独白不是在同一时间水平上进行的，而是递进式地展示着时间、生命、人生的进程。就是说，时间的演进，生活的变化，无不是随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瞬间独白而呈现的。当六个人物都还是小孩子时，时间和生活是清晰、简洁的；而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时间和生活就像成人们的世界一样失去了可以把握的秩序。这种变化明显地体现在他们各自的言说方式上，因为他们独白的言辞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愈来愈复杂起来——从早期简单的跳跃的言辞，到青年时代、中年时代、老年时代的越来越复杂的言辞——句式由短变长，由简单到繁复。六个人物的性格轮廓也随着这些变化逐渐由模糊不清变得相对清晰、饱满起来。然而，六个人物在整个作品中又并不具备鲜明的、活灵活现个性，他们每个人的性格特征均呈现为程式化的、抽象化的、类型化的。比如说，伯纳德像个热爱生活的作家，他相信言辞的力量，喜欢用各种各样的辞藻来描述世界；奈维尔崇尚理性精神，追求严谨的知识；路易斯心理自卑，但又深受传统的影响，具有极强的进取心；苏珊厌弃都市，向往自然，像个贤妻良母；珍妮憧憬社交生活，具有敏锐的肉体感受力；罗达羞怯而神秘，她总在说自己没有面孔，试图遗忘自己的存在，而凝视彼岸的世界。六个人物仿佛代表了人的生命的不同侧面。将六个人物凝聚在一起的是一个神秘的、始终沉默，但又像影子一样始终存在于每个人的意识和独白中的人物，这就是他们共同的朋友珀西瓦尔——一个与英国十五世纪作家托马斯·马洛礼爵士编写的《亚瑟王之死》中寻找圣杯的骑士名字相同的人物。珀西瓦尔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

他们衡量生活意义的标尺；同时，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珀西瓦尔又是一个不同的人，代表着他们各自的隐秘愿望。

在六个进行瞬间内心独白的人物中，伯纳德是唯一一个自始至终都历历在目的人物。孩童时代的伯纳德曾经说过：“我们通过辞藻互相融入了对方。我们的边界模糊不清。我们组成了一个虚幻飘渺的王国。”在大学时代，他曾经在不同的阶段把自己认同为各式各样的角色，如哈姆雷特、雪莱、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某个主人公，还有拜伦等。他终生信仰词语的魔力，在一生中他不断地记着各式各样的笔记。通过词语的编织，他像一张蜘蛛网似的把其他人的生活联结在了一起。尤其是在《海浪》的最后一章，衰老、孤独的伯纳德的总结性独白，堪称一部可以独立成章的、将密度压缩到极致的长篇小说。这部分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它所揭示的人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与《尤利西斯》那样的巨著相媲美。在《海浪》的前面出现过的所有人物的生活，全都通过伯纳德这生命最后一刻的长篇独白编织在了一起。不仅如此，他的总结还起到了使整部《海浪》的结构达到最完美的平衡的作用。

《海浪》出版于一九三一年，那一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已接近五十岁，正当创造力极为旺盛时期。在此以前，她已经在小说实验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在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富于创造性的独特声音，也已经使她成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她的第一部实验小说《雅各的房间》发表于一九二二年。那是一个对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具有特别意义的年份。在那一年，诗人艾略特发表了她的长诗《荒原》，小说家乔伊斯发表了她的小说《尤利西斯》，英吉利海

常和复杂——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且尽可能少融入一些外部的杂质，这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

……让我们按照那些原子纷纷坠落到人们心灵上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来追踪这种模式，不论从表面上看来它是多么不连贯、多么不一致；按照这种模式，每一个情景或细节都会在思想意识中留下痕迹。”

《雅各的房间》是伍尔夫为使上述写作理想变成现实所做的初步尝试，其中散布着许多充满印象主义色彩的场景和感觉描写。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还不是十分成熟，但是伍尔夫从这部小说的尝试中摸索到了创造一种新小说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她随后的两部小说——《达洛卫夫人》（一九二五年）和《到灯塔去》（一九二七年）中得到了圆满实现。这是两部极具英国式的严谨的现代主义小说，两部在意识流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作品。伍尔夫在这两部小说中娴熟地运用了诸如内心独白、感觉分析、主客观时间交错、象征等意识流小说技巧。

《达洛卫夫人》像《尤利西斯》一样，小说中所发生的事情全部压缩在从上午九点到次日凌晨的短短十五个小时里，展示了一位上层社会妇女在这段时间里的内心活动，并且通过内部时间与外部时间的穿插交错，清楚无遗地展现出她从十八岁到五十二岁的内在的生活体验。《到灯塔去》除了意识流技巧运用娴熟之外，在结构处理上也更为紧凑和诗意化。这部小说采用了三段式的音乐结构，第一部分“窗口”以拉姆齐夫人为中心人物，通过她的心灵之窗展示了九月的某个下午和黄昏的生活（音乐中的主题）；第二部分“岁月流逝”则以时间、生命的流逝为主题，人世沧桑，小说第一部分中的许多人物已经去世

（音乐中的副题）；第三部分“灯塔”则以已经去世的拉姆齐夫人的精神之光永恒存在于生者的心中为主题（音乐中的主题变奏）。伍尔夫采用这种具有浓厚象征意蕴的精巧结构，一方面是为了小说外部形式上的锐意创新，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则显然是为了与小说中人物关于生活、死亡、时间等人生问题的近乎抽象的反省、沉思达到某种艺术上的平衡。如果说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还在通过种种意识流手法试图表现出主人公个人内在的生活体验，那么到了《到灯塔去》她显然已不仅仅满足于这种表现，在一种浓缩的诗意化的结构形式中，她开始尽可能地避开那些具体的生活细节，试图写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抽象的、沉思默想的生活——其中裹挟着关于生命、时间、痛苦、希望、死亡等人生问题的思考。可以说，伍尔夫由此开始了超越对纯粹个人化的内在经验的描写，而转向了对人生经验的抽象本质的探索。但是，在《到灯塔去》中，对抽象的生活实质的描写还是受到了关于具体人物的叙述的限制。直到写作《海浪》的时候，伍尔夫才基本上摆脱了这种限制的束缚，随心所欲地进行全方位的实验。

伍尔夫属于那种把小说艺术研究与小说创作很好结合起来的作家。她一生中写了大量的作品评论，其中既有对古典文学又有对现代作品的研究。在写于一九二七年的小说理论文章《狭窄的艺术之桥》（原来的题目是《诗歌、小说与未来》）中，伍尔夫通过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诗剧、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浪漫派诗歌以及在文体上惊世骇俗的《特利斯特拉姆·项迪传》（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的长篇小说），描述

同季节和海浪一样循环往复，潮起潮落，而且关于这些人物没有任何客观真实的描述；他们只是一些没有躯壳的幽灵，一些抽象的、作者借以抒写生活感受和人生实质的传声筒。

为了让作品达到纯诗的高度，伍尔夫一如既往地重视对人生中的特殊瞬间的开掘和描写。她认为：“每一个瞬间，都是一大批尚未预料的感觉荟萃的中心。”（见《狭窄的艺术之桥》）在关于《海浪》的创作日记中，她曾写道：“我有了一个想法，现在我所做的一切乃是使每一个原子都达到饱和。我要把所有无用的、没有生气的或多余的描写统统剔除，全力以赴地去表现那瞬间，不管它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比如说，那瞬间是思想、感觉和大海的呼吸的组合。”所以，在《海浪》中，每个人物的独白均呈现为关于人生瞬间感受的独白。这些瞬间的感受在每个人物的生活中均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它们被放大，被像科学解剖一样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出来。这使得《海浪》成为一部揭示人生瞬间的深层内蕴的作品。与此同时，伍尔夫又赋予每个人物的瞬间独白以戏剧性的力量，使他们各自的独白均呈现为相互独立的声音，从不同的视角描述着不同的人生经验。对此，伍尔夫在创作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海浪》正在转化为一系列戏剧性独白。关键是使它们随着海浪的节奏均衡地出现与消失。”这就是说，把人物置于大海的背景中，用海浪的节奏为作品赋予整体上的美感，亦即借助海浪的韵律，把纯诗性的描写与戏剧性的独白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

这就是《海浪》，一部将诗歌、戏剧，乃至音乐等多种文艺形式融入小说写作中去的作品。面对这样的作品，许多人说它是诗化小说。但也有人意识到了它的戏剧化特征，比如法国

作家莫洛亚在评述伍尔夫的著作中感叹地说：它“简直成了一首长诗。六个人物用变化的诗句讲着话，中间插入一些抒情的默想。是诗吗？更正确地说，是一部清唱剧。六个独唱者轮流念出辞藻华丽的独白，唱出他们对时间和死亡的观念”。

针对伍尔夫所展示的这样一种创作形态，爱·福斯特曾经作过一个非常准确的概括，我们可以借来作为本文的结尾。福斯特在一篇题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演讲中说：“她属于诗的世界，但又迷恋于另一个世界，她总是从她那着了魔的诗歌之树上伸出手臂，从匆匆流过的日常生活的溪流中抓住一些碎片，从这些碎片中，她创作出一部部小说。……这就是她的问题所在：她是一位诗人，却想写出一部尽可能接近于小说的作品。”

曹元勇

二〇〇〇年七月

“那些扫到一起、堆在窗前的树叶，像一堆带芒的麦穗，”苏珊说。

“小径上有个阴影，”路易斯说，“像弯曲的胳膊肘。”

“草地上有一些摇曳飘忽的光斑，”罗达说，“它们是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的。”

“掩隐在树叶丛中的那些鸟儿，眼睛闪着亮光，”奈维尔说。

“花梗上覆盖着一层粗短的茸毛儿，”珍妮说，“上面挂着一颗颗水珠。”

“一条毛毛虫蜷成一个绿颜色的圆环，”苏珊说，“它身上长着一排排短脚。”

“这只灰壳的蜗牛拖着身体爬过小径，一路上压平了它身子底下的青草，”罗达说。

“明亮的灯光从窗格眼里透出来，在草地上闪闪烁烁，忽隐忽现，”路易斯说。

“我的脚感觉到石头的冰凉，”奈维尔说，“无论是圆石头还是尖石头，我都能一一感觉出来。”

“我的手背在发烧，”珍妮说，“手掌却沾着露水，又冷又湿。”

“现在公鸡啼鸣了，就像白花花的潮水中突然喷出一股鲜红的急流，”伯纳德说。

“那些鸟儿一会儿飞高一会儿飞低，一会儿出现一会儿隐没，在我们的周围啾啾不止，”苏珊说。

“那头野兽一直在蹬脚；那只脚上戴着镣铐的大象；那头巨大的动物一直在海滩上蹬着脚，”路易斯说。

“瞧那座房子，”珍妮说，“它的每个窗户上都挂着白色

“忽然一只蜜蜂的嗡嗡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奈维尔说。“它在这儿；它飞走了。”

“我在发烧，我在颤抖，”珍妮说，“我要避开这阳光，躲进这片阴影里。”

“现在他们全都走了，”路易斯说，“我是独自一个人。他们进屋吃早饭去了，只剩下我站在墙边的花丛里。时间还很早，还不到上课的时候。青草丛里点缀着一朵朵鲜花。花瓣五彩缤纷。花茎从下面黝黑的土沟里生长出来。那些鲜花就像光线幻化而成的鱼儿，在暗绿的水面上浮游。我把一株花茎握在手里。我就是这株花茎。我的根扎入地球的深处，穿过夹着砖块的干燥的土地，润湿的土地，穿过铅和银的矿脉。我全身都是纤维做的。任何震动都令我浑身颤抖，沉重的大地挤压着我的肋骨。上面，瞧，我的眼睛全是绿色的树叶，什么也看不见。在这儿我是一个穿着灰色法兰绒制服的男孩，腰里系着一根用黄铜蛇头扣起来的皮带。下面，瞧，我的眼睛是尼罗河岸边沙漠里的一尊石像^①那睁得大大的眼睛。我看见女人们带着红色的水罐朝着那条河走去；我看见骆驼队正一摇一晃地行进，男人们头上都缠着头巾。我听见走路、颤抖、骚乱的声音在我的四周响着。

“在上面，瞧，伯纳德、奈维尔、珍妮和苏珊（但是没有罗达）老是用他们的捕虫网在花坛上面挥来挥去。他们从像是频频点头一样摇曳的鲜花上面捕捉蝴蝶。他们的捕虫网上粘满了扑动的翼翅。‘路易斯！路易斯！路易斯！’他们喊叫着。但是他们看不见我。我在树篱的外面。在树叶丛里只有很小的

① 指狮身人面像斯芬克司。

孔隙。哦，主啊！让他们走开吧。主啊，让他们把那些蝴蝶放在一块摊开在砂砾上的小手帕里。让他们去数他们的乌龟壳，去数他们鲜红的蛱蝶和菜粉蝶^①吧。只求我不被别人看见。我全身青绿，像是树篱荫中的一株紫杉。我的头发是树叶子的。我扎根在地球的中心。我的身体是一株花茎。我挤压这株花茎。一滴液汁从断口处的孔眼里渗出，它缓缓，黏稠，变得越来越大。现在有个粉红色的影子从树叶的孔隙旁走过。现在一道目光穿过缝隙溜了进来。这目光碰上了我。我是一个穿着灰色法兰绒制服的男孩。她找到我了。我的脖子后面被碰了一下。她吻了我一下。一切都被打乱了。”

“早餐过后，”珍妮说，“我正在跑步。我看见树篱上一个孔洞里的叶子在晃动。我想‘那一定是一只小鸟呆在它的巢里呢’。我拨开树叶，瞧了瞧；然而根本没有什么呆在巢里的小鸟。那些树叶还是在动。我吓坏了。我跑过苏珊身边，跑过罗达身边，又跑过正在工具棚里谈着话的奈维尔和伯纳德。我边跑边叫，越跑越快。是什么东西让那些树叶晃动呢？是什么使我心跳，挪动我的双腿呢？哦，我冲到了这里，看见你，路易斯，像一株小树一样碧绿，像一根树枝，纹丝不动，呆呆地睁着你的眼睛。‘他死了吗？’我心想，接着就吻了你，同时我的心在我的粉红色上衣里面不停地跳动，就像这些叶子，虽然没有什么使它们动，却仍在一个劲儿地晃动。现在我闻见天竺葵的气息；我闻见泥土堆的气息。我舞蹈。我细语。我像一张撒开的光线织就的网将你罩住。我浑身颤抖着扑倒在你的身上。”

① 一种幼虫食卷心菜等菜的叶子的蝴蝶。

睛则像夜间招惹飞蛾^①的淡白色花朵。你的眼睛生得又大又饱满，什么时候都是那么炯炯有神。不过我已经开始了我的追求。我看见草丛里的小昆虫。虽然我的母亲还在给我织白色短袜，缝围裙褶边；虽然我还是孩子，我却又爱又恨。”

“可是当我们紧靠着坐在一起时，”伯纳德说，“我们通过辞藻互相融入了对方。我们的边界模糊不清。我们组成了一个虚幻飘渺的王国。”

“我看见那只甲虫，”苏珊说，“我看见，它是黑色的；我看见，它是绿色的；我只会说简单的词句。而你却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你说着由一串串辞藻连缀而成的连珠妙语，兴致越来越高涨。”

“现在，”伯纳德说，“让我们去探险吧。有一所白色的房子坐落在树林里。它一直坐落在我们下面很远的地方。我们要沉下去，就像游泳的人刚好用脚趾尖触到河床那样。我们要穿过那有树叶形成的绿茵茵的大气，沉下去，苏珊。我们一边跑一边下沉。气流在我们的上方闭合，山毛榉树的叶子在我们头上汇合。这里是马棚里的闹钟，它的镀金的指针金光闪耀。那里是巨大房屋屋顶的平坦部分和凸起部分。这儿是马夫，穿着橡皮长统靴在院子里得得地跑来跑去。那儿就是埃尔维顿^②。”

“现在我们已经穿过树梢落到地上。大气不再在我们的上方翻滚它那绵长的、不祥的紫色波浪了。我们触到了大地；我们在大地上行走。那儿是女主人的花园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篱

① 作者伍尔夫原来为《海浪》起的书名是《飞蛾》。

② 埃尔维顿是作者虚构的一个地名。

在就连伯纳德也已经开始写了。然而我却写不出来。我只看见几个数字。别的人开始交他们的答卷了，一个接着一个。现在轮到我了。可是我却没有答案。别的人都允许走了。他们砰地带上了门。哈德逊小姐走了。我被单独留下来寻找答案。现在那几个数字什么意义也没有。意义已经离去。闹钟滴嗒滴嗒地响着。那两根指针宛如两支正在沙漠里行进的车队。钟面上的那些黑线则是一片片绿洲。那枚长指针已经跋涉到前面去寻找水了。另一枚指针，正在沙漠中热烘烘的石头上艰难地蹒跚前行。它就要死在沙漠里了。厨房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野狗在远处吠叫。瞧。那圆圈一样的数字开始为时间所充满；它将世界包含在自身之中。我开始写下一个数字，于是世界就被圈在里面，而我自己则是在这个圆圈的外边；现在我把圆圈连通——就这样——封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世界就是一个整体，而我则在这整体之外，哭喊着：‘啊，救救我，别让我被永远赶出在这时间圆圈的外边。’”

“在教室里，罗达坐在那儿，”路易斯说，“木木地睁着两眼望着黑板；而与此同时，我们逛来逛去，一会儿在这儿采一撮麝香草，一会儿在那儿掐一片青蒿叶，而就在这会儿伯纳德唠叨着他的故事。罗达的两个肩胛骨向后缩着，就像一只小蝴蝶的翼翅。而且在她呆望着那几个粉笔写的数字时，她的心也驻进了那些白色的圆圈里；它一步步地穿过那些圆形的曲线，走进一片虚空，孤零零的。对她来说，那些数字毫无意义。对它们她找不出答案。她不像别人那样，她没有任何身躯。而我，说话带澳洲口音，父亲在布里斯班干银行业，我不像害怕别人那样害怕她。”

“现在让我们，”伯纳德说，“爬到红醋栗的树叶形成的

作‘苹果园里的死’。天上飘着灰色的云；下面就是这棵难以宽恕的树；这棵裹着银灰色树皮的不可饶恕的树。我的生命的涟漪没有意义。我无法跨越。有一种障碍。‘我无法越过这莫名其妙的障碍，’我说。而别人都已经跨越了。可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均已被这苹果林、被这我们无法跨越的、不可饶恕的树注定了。

“现在这件严酷的、无情的事件已经结束；我要在这即将结束的下午，在这日落时分，继续在这座房子的周围进行我的察看；这时候，太阳把油毡布晒出了斑斑驳驳的油光，一束光线折落在墙上，照得椅子腿像是折断了。”

“当我们散步回来时，”苏珊说，“我看见福洛丽呆在厨房外面的花园里，她的四周晾着被风吹得鼓起来的衣服，睡衣呀，衬裤呀，长睡袍呀，全都被风鼓得紧绷绷的。恩斯特在吻她。他系着他的绿色粗呢围裙，在擦银器；他的嘴噘得像一只带褶皱的钱包，他隔着迎风鼓胀的睡衣牢牢地抓住了她。他像一条蛮牛一样莽撞，而她却急恼得晕了过去，脸色煞白，只有脸上的几条细细的血管还显示出一点红色。现在尽管他们正在传递着用茶点时吃的一盘盘面包、一碟碟黄油和一杯杯牛奶，我却看见地上有一道裂缝，热烘烘的水汽滋滋叫着冒了上来；还有茶壶吼叫着，就像刚才恩斯特那样吼叫着；而我，即便是在我的牙齿嚼着软和的面包与黄油时，我的嘴里抿着甜丝丝的牛奶时，我就像那些睡衣裤，被风吹得鼓胀起来。我不害怕热，也不害怕严寒的冬天。罗达一边吮着浸过牛奶的面包片，一边做着梦想；路易斯一直用蜗牛似的绿眼睛凝视着对面的墙壁；伯纳德把他的面包揉成一个个小团团，并把它们称作‘人民’。奈维尔已经用他那干脆利索的方式吃了点心。他卷起餐

巾，把它套进那个银圈。珍妮在桌布上面很快地转动着她的手指，好像它们正在阳光下面翩翩起舞，做着脚尖立地的旋转动作。可是我既不害怕热天，也不害怕寒冬。”

“现在，”路易斯说，“我们都起身，站了起来。库丽小姐把那个过错记录簿摊开在管风琴上。每当我们唱起歌儿，每当我们称自己为孩子，祈求上帝保佑我们睡觉时平安的时候，要想抑制住眼泪是很难的。当我们忧心忡忡，因为恐惧而身上颤抖时，大家相互轻轻地依偎着，一起唱唱歌是甜美的；我靠着苏珊，苏珊靠着伯纳德，紧紧地握着手，各自心里担忧着很多事情：我为我的口音担忧，罗达为数字担忧；尽管这样，大家还是下定决心要克服这些难题。”

“我们像一群小马驹列着队登上楼梯，”伯纳德说，“一个跟着一个，跺着脚，喧嚷着，争先恐后地依次走进浴室。我们你捅我一下、我拍你一下，我们扭在一起打闹，我们在洁白的硬床板上蹦蹦跳跳。轮到我了。我马上就洗。”

“康斯坦布尔夫人腰间围着一条浴巾，拿起她那块柠檬色的海绵，把它在水里浸了浸；它变成了巧克力似的棕褐色；它滴着水；她把它高高地举到我的头顶上——我在她身边浑身打着战——挤了挤。水顺着我的脊梁沟淌了下来。脊沟的两边产生了利箭射上来的感觉。我浑身皮肤暖烘烘的。我身上那些干燥的角落也湿淋淋的，我凉爽的身体变得暖和起来；它被冲洗得干净闪亮。水冲下来，把我像一条鳗鱼一样裹了起来。现在一条热乎乎的浴巾把我包裹起来，当我擦我的脊背时，它的毛糙搔得我的血液汨汨地流淌。丰富的强烈的感觉在我心灵的屋顶上涌现；这一天树林中的经历就像一阵阵雨似的倾盆而下，还有埃弗顿；苏珊和鸽子。沿着我的心灵的墙壁淌流而下，汇

间拉出我自己吧。然而它们向我压了过来；它们将我卷在它们巨大的浪峰之间；我被弄得头上脚下，我被翻转了；我四脚朝天，躺倒在这些长长的光影里，这些长长的浪波里，这些没有尽头的道路上，同时有人在后面追逐，追逐。”

太阳正在升起。蓝色的海浪、绿色的海浪呈扇面状快速冲刷着海滩；它绕过海冬青的花穗，在沙滩上留下一片片浅浅的发亮的水坑。海浪退潮时在身后留下一道影影绰绰的边缘。那些一度显得朦胧迷离的礁岩，已经逐渐显示出轮廓，露出一条条红色的裂缝。

一道道格外清新的阴影横在草地上，在花心草尖上跳舞的露珠把花园变成一幅尚未彻底完成的、仅有一些亮斑拼成的镶嵌图案。那些胸脯上点缀着鲜黄及玫瑰红斑点的鸟雀，时而喧闹地鸣唱一两支曲子，就像一些滑冰的人手挽着手相互嬉闹，时而又轰然散去，留下一片阒寂。

太阳洒在房屋上的光斑越来越阔大。光线触到窗户角落里的不知什么绿色的东西，把它照成一块大个的绿宝石，一泓犹如无核水果一样的纯绿。阳光把椅子和桌子的边角轮廓照得格外分明，并且在白色桌布上编织出金色的线条。随着光线的增强，一朵朵蓓蕾在四周绽开，变成怒放的鲜花，带着绿色的脉纹，不停地颤悠，仿佛绽开时的努力导致它们一直在震颤，而且仿佛在它们纤嫩的铃舌撞击它们白色的铃壁时，发出了听不甚清的钟铃叮咚声。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朦胧而没有定形，就像碟盘上的瓷在流动，而做成刀子的钢是液体一样。与此同时那些碎裂的海浪澎湃激荡，发出沉闷的轰鸣，就像倒塌的圆木，